

行走杨浦

宜诵宜思万竹园

■周彭虔文

万竹园与共青森林公园隔嫩江路相望。路南侧,密密匝匝的“树墙”中间,裂开一道不大的口子,两扇洞开的门内,深绿、浅绿、紫绿、鹅绿相簇拥,直茎虬枝,有的极力向外伸展,有的相互缠绕,突出在外的清晰与团裹在一起的朦胧相融,似浅又深,透着诱惑,引得不少人信步而入。

园子不大,满是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绿竹,即或绿,也是深深浅浅,浓浓淡淡,呈现千姿百态、绿意盎然的“万竹”风采。在丛丛竹林间,小河蜿蜒,窄窄的石拱桥枕于河上,几间白墙黑瓦的平房隐于竹阴之下,尽显“小桥流水人家”的朴实、淡雅、玲珑,与红花绿叶中蜂蝶乱舞,高树矮丛间鸟蝉乱鸣,水边路旁间花枝乱颤,叶片花蕊间香气四溢的森林公园相比,犹如从闹市来到了空谷,静而不冷落,寡而不局促,淡而不寒。

曲径通幽的静谧,苍翠欲滴的滋润,空气特别的柔和。人行其间,心静,神安,气顺,性平,难怪东坡先生“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又说:“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是啊,有竹就该有书——“竹林幽僻韵清雅,阅书吟诵神悠然”嘛。

竹枝轻拂,竹叶翕动,竹影婆娑,清风拂面,清香入鼻,捧一本书,在曲径上漫步轻移,浅吟低诵,引吭高歌;字字句句进入心脑,如沐春风,似醍醐灌顶,解心结,祛心魔,悟深意,辨高下,明事理。赏竹,怡情养性;读书,修身铸品,相辅相成,两全其美,何其乐也!

于此读书,不仅有竹,还有书屋。那几间白墙黑瓦的平房,就是“赵勇书屋”。书屋不大,藏书亦少,似不高之山,不深之水,只有那满满一橱200余册当代作家签名之书,告

诉人们,斯是陋室,“鸿儒”纷至留痕,“白丁”亦是爱书人,竹色入帘青,书友老少青,何陋之有?

我们这群花甲、古稀、耄耋之人,自名“惜阳读书朗诵会”,最喜在万竹园中而读。书屋里默读,竹荫下诵读,晨曦中追忆,夕阳下遐想,随心所欲又随遇而安。如竹一般,岁岁增长,绿意盎然,有“为霞尚满天”之豁达,无“高处不胜寒”之惧怕。

我们读书,只为爱书,愿读书,喜读书,有的是了昔日夙愿,有的是追今天步伐,有的是看更大世界,有的是填平跟子孙的沟壑,有的是不愿成为“新文盲”。没有晨钟暮鼓的催促,没有清规戒律的束缚,没有青灯黄卷的压逼,滤去了“黄金屋”“颜如玉”,不挂“六根清净”的虚名,看花开花落,云舒云卷,潮涨潮落,“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古人“位卑未敢忘忧国”;困顿之际,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谪居之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发配时,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今天的我们并不位卑,都曾在各行各业流过汗水,洒过心血,显过身手,作过贡献,当然也有过波折,如今安度晚年,享受着“如有一宝”的优厚待遇,就更不该“忘忧国”了。虽不是善舞如椽之笔的“鸿儒”,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但我们用真情讲昨天的披荆斩棘,写今天的一往无前,绘明天的精美蓝图,个个都是“五老”宣讲员。

书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道是无形却有形,生于心,溢于行,不羨世间无尽之万物,只愿共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



太行雄风 ■李尧臣

诗抒胸臆

苦夏(外2首)

■王福友

风突然玩起人间蒸发
树整个地呆了
所有的叶片都十分沉重
连眼皮都抬不动

夏,心怀巨测
想用四十度五十度
把万物烤迷糊
阴凉被逼退到一边
让热浪占据上风

酷热大举进犯
一切被闷在笼屉里蒸
只有不怕死的蝉突
围出来
叫苦连天

草帽

草帽顶着七月,像顶
着一团火
浪迹的热汗,争先恐
后扑向大地怀里

草帽知道七月的煎
熬有多深
它挺身而出
把火辣辣的紫外线
推向旁边
就算被烤焦了
也要恪守在自己的
岗位
用赤诚之躯擎起一
片阴凉

在庄稼地里时隐时现
一顶草帽遇到另一
顶草帽
一顶草帽遥望另一
顶草帽
一顶草帽呼唤另一
顶草帽

一大片草帽像雨后
的蘑菇
从土地上长出来

毛巾

一条朴素的毛巾
搭在更加朴素的脖颈
不时擦拭七月大汗
淋漓的额头

日头逼得太紧
汗水渍不成军
走投无路的溃散
被毛巾一次次收容

然而,这样的漫延势
不可当
一次次被拧干拧痛
一次次被腌渍淹没
无处躲藏

唯有毛巾在这个季
节如此体贴
揩,揩,揩,再揩
明知揩不尽
就算是徒劳
也不能让汗水流进
眼里
把泪水逼出来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路前往水库连队看电影,因为那样就需要多拐一个大弯,自然就要多费一些时间。于是大家就直接在积水水洼的草甸子里,顺着一个个相邻的塔头草墩子跳跃着前行,稍不留神就会踩偏,有时也会是草墩子的自身不稳定所引起的,而跌入水洼中。回来时也同样要顺着这条路线返回。

夜晚,虽然有一些手电筒的余光照着地面,但是大伙儿也很难看清脚下的情况。那天,很晚才回到宿舍,几乎每个人的鞋和裤脚都湿透了,又冷又累,但是谁也不后悔。要知道,那时能有一场电影看就很不错了。

河边的美景

美丽的蛤蟆通河,波光粼粼,蜿蜒曲折地流淌在一望无际的沼泽草甸子里。河的两岸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白桦、白杨、山槐、柞树、色树、水曲柳、黄菠萝……应有尽有。

到了6月,还能看见一树树雪白的山丁子花,开得如火如荼,在那葱葱郁郁的树林里,耀眼夺目,让人难以忘怀。

秋天,满树红彤彤的山丁子果晶莹剔透,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树枝上,甭提有多诱人。吃在嘴里绵软可口,有一种淡淡的甘甜味,当地的老乡们更愿意称它们为绵果。

河边还有不少珍稀的暴马子树(白丁香),花香浓郁、芬芳袭人,花期还特别长,隔着老远就能闻到花香。据说它的木头放在水里一百年都不会烂,可惜树径太小,很难找到一些成材木。

美丽的蛤蟆通河,一簇簇的柳毛

子树沿河而生,绿葱葱的野草、灌木常常深及膝盖。微风吹来,婆娑的树影和一望无际的野草野花遥相呼应:白的是芍药、玫红的是野蔷薇、紫的是鸢尾花、粉的是野牵牛花、紫红色的是野豌豆花……让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

只要有休息天,我常喜欢在这一带闲逛。河边的柳毛子虽然长相不起眼,但是在老乡的眼中却是个宝。初春时分,当柳毛子的枝条上还没有爆出一串串银色花蕾时,老乡们就用镰刀割下了它们,编成的背筐用处还真不少,背苞米、收土豆萝卜、捡麦子,上山拣山货,哪一样都离不开它们。

柳毛子的树根盘根错节,常常延伸到水底世界,形成一个个天然的鱼儿安乐窝。蛤蟆通河里盛产鲶鱼、鲫鱼、柳根鱼,也有为数不多的狗鱼和黑鱼等,常能看到一些喜欢捕鱼的人在河边转悠。

河边有时也会遇上一些已经腐朽的深褐色倒木,有的还会长出诱人的蘑菇和木耳,静静地倒伏在日夜流淌着的河水中。野鸭,在不远处的河中嬉戏。翠鸟,在河边的柳毛子上紧盯着水面一动不动。坐在河边,耳边传来风吹过来的呢喃声。

不远处就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草甸子,露出水面的塔头草墩子星罗棋布,每个墩子上都长满了一丛丛直挺挺的洋草。如果饶有兴趣的话,还能在塔头草墩上找到稀有的乌拉草,拿回屋去用石块轻轻碾碎了揉成一团,填在棉胶鞋里还真能让脚底暖和不少。

岁月悠悠

美丽的蛤蟆通河(一)

■朱建新文

美丽的蛤蟆通河,那一年(1969年)的5月头几天里,我们从温暖的江南故乡来到了你的发源地和故乡——北大荒。

水闸口的邂逅

到达的第二天,连里给我们知青放假。

下午,众多男生肩扛着细长的杨木杆——自个做的钓鱼竿,一窝蜂似的涌向蛤蟆通水库。那时,水库的周边散布着一些大小不一的水泡子(水塘)。

我们在水泡子边跃跃欲试,都想一展身手,试试自己的运气。不料,钓到的全是一些小鱼和小虾,时间一长,大伙儿都失去了耐心,三三两两地来到了水库的放闸口,这才第一次见到了蛤蟆通河的真容和美丽。

你从那黧黑、不大的水闸口喷涌而出,绽放出无数的白色水花,欢唱着奔向远处一望无际的灰蒙蒙大草甸子。闸口的水流异常地湍急,水底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块,激起的水花和泡沫不断地在其间来回翻腾和喧嚣。一阵阵雾一般的冰凉水汽朝着我们迎面袭来,一下子让人有点不知所措。

我试探着把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在那迷宫般的水底石缝间来回地摸索。不一会儿,居

然触碰到了躲藏在石缝里的鱼儿,让人喜出望外。又过了一会儿,竟然接二连三地摸上来好几条活蹦乱跳的小鲶鱼,巴掌多长,浑身闪烁着黄绿色的斑纹,甭提有多漂亮了。

回到连队,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些在北大荒最普通不过的小鱼儿,熬成的鱼汤竟然是那样的鲜美、爽口,鱼肉洁白而嫩滑,也许是水闸口独特的水下环境造成的,没有一点儿腥味。可以说,自那以后就再没有品尝到如此鲜美爽滑的鱼汤了。

横穿草甸子

来到北大荒的第一年,那时候蛤蟆通河桥还没有修建起来,20团到21团的国防公路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连原来的编制是21团2营20连,钢厂成立后才改为钢厂农副业连),因为蛤蟆通河和周围大片草甸子的缘故要额外地多拐一个大弯。珍宝岛战役后,兵团领导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利于战备急需,立即组织了民工前去修建蛤蟆通河桥,以便国防公路可以通过桥梁直达21团,不再像以前那样多拐一个大弯。

还记得新国防公路那时还没有建,对面的水库连队放映电影招待架桥的民工们,我们也跟着去沾光。晚上6、7点钟天已全黑了,我们知青一大帮人不愿意顺着老国防公